



五禮通考



四十三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泰蕙田編輯

李燾總纂遼寧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一百十九

祭先聖先師

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三年夏五月乙亥詔建孔子廟

宗室義宗傳義宗名倍太祖長子神冊元年立為皇

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

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

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

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太祖本紀神冊四年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

王氏圻曰史稱遼之義宗可謂盛矣其始慕泰伯之



賢而為讓國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為請討之舉

李從列

主倍請討之

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終遼

之世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矣

道宗本紀清寧六年六月丙寅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右遼

金史熙宗紀皇統元年二月戊午上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

王氏圻曰案金時即有遼史惜其本逸不傳詳居正備五代史今亦無其書矣

王圻續通考世宗大定十四年以顏歆從祀廟廷

金史禮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春秋仲月上丁日釋奠於文宣王本監造茶食等物以大小牒排設用留守司樂以樂工為禮生率倉場等官陪禮于古禮未合也況京師為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觀仰據釋奠器物行禮次序合行詳定夫充國公親承教者也鄒國公功扶聖教者也當於宣聖像左右列之今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虛一位禮宜遷孟子像于宣聖右與顏子相對改塑冠冕粧飾法服一遵舊制禮官參酌唐開元禮定擬釋奠儀數文宣王充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犧尊一象尊一簋簋各二俎二祝版各一皆設案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一豆一爵一兩廡各設象尊二總用籩豆各二百二十三簋簋各六俎六犧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樽皆有玷罍二洗二篚勺各二

幕六正位并從祀籍尊罍俎豆席約用三十幅尊席用
葦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禮行三獻以
祭酒司業博士充分獻官二讀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
官二罍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禮直官十一學生
以儒服陪位樂用登歌大樂令一員本署官充樂工三
十九人

迎神三奏姑洗宮來寧之曲 上都隆化廟堂作新
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然聖真斯文伊始
羣方所視

初獻盥洗姑洗宮靜寧之曲 偉矣素王風猷至粹
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涓辰維良爰修祀事沃盥于庭
嚴禋禮備

升階南呂宮肅寧之曲 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

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宮通追遺風嚴祀申虔登降
有容

奠幣姑洗宮和寧之曲 天生聖人賢于堯舜仰之
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牆數仞遣使陳詞斯文
復振

降階姑洗宮安寧之曲 稟靈尼止垂芳闕里生民
以來孰如夫子新祠巋然四方所視酌觴告成祇循
典禮

充國公酌獻姑洗宮輯寧之曲 聖師之門顏惟居
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袞衣有嚴儀象載之神
祠增光吾黨

鄒國公酌獻姑洗宮泰寧之曲 有周之衰王綱既
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爲經醇乎仁義力扶聖

功同垂萬祀

亞終獻姑洗宮咸寧之曲 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
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王國煥我文明典
祀千億

送神姑洗宮來寧之曲 吉蠲爲饗孔惠孔時正辭
嘉言神之格思是饗是宜神保聿歸惟時肇祀太平
極致

闕里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詔依禮官議依開元禮
合行祭器禮料羊二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奏

春明夢餘錄是年加宣聖像十二疏十二章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三年二月戊申以尚書右丞
張汝弼攝太尉致祭于至聖文宣王廟

章宗本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諸郡邑文宣王廟廢

廢者復之

三年四月壬寅朔定先聖廟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
司業博士充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
其獻官并執事與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
服十月壬子有司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勅党懷英撰
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其檢討故事以聞

明昌三年十一月丙子詔周公孔子之名令回避

禮志明昌四年八月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親王百官
太學生陪位

闕里志明昌四年親釋奠宣聖諭旨宣徽院曰朕以
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裊朕將拜
焉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閏十月戊寅上問輔臣孔子廟諸

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飾廟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為減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閼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為觀美也

蕙田案章宗所見曲盡後世之弊

禮志承安二年春丁章宗親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上親為贊文舊封公者升為國公侯者為國侯郡國以下皆封侯

章宗本紀泰和四年二月癸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

五年三月甲戌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仍著為令

禮志宣宗遷汴建廟會朝門內歲祀如儀宣聖顏孟各羊一豕一餘同小祀共用羊八無豕其諸州釋奠並遵唐儀

哀宗本紀天興元年八月丁巳釋奠孔子

右金

元史祭祀志宣聖廟太祖始置於燕京

選舉志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楫請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

王圻續通考內翰王文康公鶚元初自保定應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北庭值秋公奏行釋奠禮世祖悅即命舉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于上上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賜自是春秋二仲歲以為常蓋元之所以尊師重道

者實公有以啟之

世祖本紀中統二年六月乙卯詔宣聖廟及管内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于宣聖廟

中統三年春正月癸亥修宣聖廟成閏九月辛卯嚴忠範奏請補東平路學廟太常樂工從之

王圻續通考至元元年始行宣聖釋奠禮

世祖本紀至元四年五月丁亥勅上都重建孔子之廟祭祀志至元十年三月中書省命春秋釋奠執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諸儒欄衫唐巾行禮

闕里志至元十年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至聖文宣王川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于萬

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竊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于禮未宜又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及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于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故詔

王圻續通考至元二十三年命雲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

元史成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

奉孔子

祭祀志成宗即位詔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瞻學土地及貢士莊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廟宇自是天下郡邑廟學無不完葺釋奠悉如舊儀

邱氏濬曰案寧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之惑盡焚中國道藏闢儒道二教為外學貶孔子為中賢尊桑門為正道又為世祖斷云聽妖僧祥逼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為邪道擬為中賢不足稱聖及考元史止於是年焚毀道書而不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宗本紀世祖正月崩成宗即位是年秋七月即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宋以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何待今日始詔中外崇奉之哉噫當時必有所施行如博論所云者元史臣為世祖諱故略去之耳

闕里志大德初勅到任先謁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著為令

蕙田案此後世到任謁廟之始

成宗本紀大德六年六月甲子建文宣王廟於京師

哈刺哈孫傳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

大德十年八月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命翰林院定樂名樂章

樂志宣聖樂章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

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壘洗在庭

載盥載濯匪惟潔脩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升殿奏景明之曲

降

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降秩

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雖洋洋如在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衮尊崇佩紳列侑邊豆有楚
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睠斯文繫神之祐
文宣王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監格享于克誠有
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
底隆平

兗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
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
典弗渝

郕國公酌獻

闕

沂國公酌獻

闕

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
拒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
不肅敬

亞獻奏靈明之曲

終獻同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

舉是享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
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
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

闕

蕙田案元史樂志所載祀宣聖樂章共二十
有七前十六章則釋奠所用者也後十一章
則當時擬議而未及用者也但十六章中內
十四章則全用宋時大晟樂府擬議釋奠之
詞其郕國公沂國公酌獻二章係宋無而元
增入者後十一章中九章存而二章亡所亡
即郕沂二公酌獻之詞何增於前而缺於後
耶蓋顏曾思孟並配始於宋度宗咸淳三年

當大晟擬撰時邠沂二公尚未入配位故無其樂章元既襲而用之則少此二配樂章不得不增入以充其數因於擬撰十一章之內取而用之夫是以前之所增即後之所缺也今十四章詞已見宋代不重出而邠國公沂國公酌獻二章則錄之如左以志其增入之由又以見此詞之終未嘗闕云

邠國宗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心傳忠恕一以

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彛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亨是宜

沂國述聖公酌獻奏成安之曲

南呂宮

公傳自曾孟傳

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于元聖億載是崇

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七月辛巳加封至聖文宣王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王圻續通考大德十一年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邱氏潛曰案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于尚書大成之言出于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任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于至聖文宣王之上固于聖德無所增益也

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春正月丙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虞集傳集爲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李邦寧傳邦寧宋故小黃門也世祖命給事內庭歷大司徒仁宗即位國學將釋奠敕遣邦寧致祭于文宣王點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

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餘無敢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

悔累日

胡氏粹中曰祭祀所以交神明故將有事焉必先射以觀德及期則齋以告虔戒以告潔刑罪喪疾之人不敢以與執役况致主其祭乎邦寧闕腐餘醜其爲刑疾孰甚焉而使之釋奠曾爲仲尼不如林放乎神不享非禮大風之變吾先聖豈可誣哉仁宗既不知此李益以平章兼領國學而致其以非禮事先聖罪益不容揜矣

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顥顥弟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明沈氏佳辨大學衍義補元儒許魯齋不宜從祀議魯齋先生有扶世教之大功有衛道統之實學涵養深邃踐履篤實其言明白純粹光輝日新真有合於孔孟之學得統於伊洛之傳者真西山之後一人而

已觀其仕元勸世祖不宜伐宋臨終惓惓猶以不得行道爲歎此其出處之正志槩之大亦可想見矣故明儒薛瑄屢極稱之以之從祀孔廟誰其有遺議焉邱氏妄肆譏詆謬矣

延祐三年六月乙亥制封孟軻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祭祀志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于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

仁宗本紀延祐六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釋奠于中丁

祭祀志又追封周惇頤遽瑗並從祀

王圻續通考延祐六年追封周惇頤爲道國公又封遽瑗爲內黃侯從祀孔子

元史文宗本紀天歷二年六月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書院祀周文憲王仍命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

祭祀志周公廟在鳳翔府岐山之陽春秋釋奠凡有司致祭先代聖君名臣皆有牲無樂

文宗本紀天歷二年秋七月遣使以上尊腊羊鈔十錠至大都國子監助仲秋上丁釋奠

至順元年七月戊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爲啟聖王夫人顏子充國復

聖公曾子邾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祭祀志至順三年加封充國復聖公制曰朕惟得孔氏之門入聖人之域顏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已成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爲仁之效蓋將不

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以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聖學將大彰於風教故特示於褒嘉於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顧聖言百世而彌彰尚服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充國復聖公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後學爲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至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榮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儷世家之美得孟氏紹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言承茂隆不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 邠國宗聖公制曰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獨得其宗蓋本於誠身而已也觀其始於三省之功繼聞一貫之妙是以友於顏淵而無愧授之思孟

而不湮者與朕仰慕休風景行先哲爰因舊爵崇以新稱於戲聖神繼天立極以來道統之傳遠矣國家化民成俗之效大學之書具焉其相予之修齊茲式彰於褒顯可加封邠國宗聖公 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伯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遠稽聖學祇服格言乃著新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 殿左東哲五位爲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 殿右西哲五位爲鄆公冉耕齊公宰子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

蕙田案四配復聖宗聖述聖亞聖之號定於此但志作三年與紀互異考危太樸記又稱二年未知孰是

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己酉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子之下

王禕孔子廟庭從祀議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邱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于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邱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

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翌傳局于顯門之學而于聖人之道莫或有聞唯董仲舒于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于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

五十七
異端息滅民至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
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刺莽猶
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缺
逸漢儒收拾散忘各為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
晉宋以來為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
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
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于正義者謂之異端
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注聖經
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
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
祀列胡獨至于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者之事
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
才莫盛于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

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况
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
張載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
無不主於仁義雖勲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
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
知章句以為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
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
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為精至其
欲刪諸經正義識緯之說一歸于正尤有功于聖道
其為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
之于萬世至于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
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為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

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于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于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于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已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于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

重而其時吳澄起于南方能有見于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于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于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案祀法有功于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于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缺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于今日矣又案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于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面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于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

為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以為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
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于曾哲孔鯉之下
又司馬光于程顥程頤為先進張載于二程為表叔
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
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為序而不
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
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為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
今當陞居于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況揚雄何休王
弼之徒有不當與于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
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
關于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
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與祀而未

稱于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為名
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
君子有所采擇云

蕙田案忠文此議必在江都未從祀之先今
以無年代可考姑列于此而其所議頗為折
衷有理

許氏約曰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升孟子與顏
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學興性
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于夫子之左蓋得夫
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故江
南諸路學廟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
首自兩廡升於十哲補曾子之闕此當因而不當革
者也今京師學廟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金之舊

左顏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邊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況今天下一家豈容南北之禮各異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于理安乎竊以爲不然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爲庶僚子爲宰職各以其德與勲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於子之上哉蓋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

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異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邱氏濬曰案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此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蕙田案孔鯉曾點顏路之祀王氏許氏所言皆有依據然不如熊氏議爲是

至順二年正月勅建孔子廟于後衛 七月乙未立閔子書院于濟南 八月賜上都孔子廟碑

三年春正月封孔子妻鄆國夫人亓官氏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五月追封顏子父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

祭祀志至順元年冬十一月曲阜兗國復聖公新廟落成元統二年改封顏子考妣又割益都鄒縣牧地三十頃徵其歲入以給常祀

至順三年封先聖夫人制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迺睠素王之廟尚虛元螽之封有其

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籩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孚其合德作爾褱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彛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危素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畧案顏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議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我朝廷佑二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

部以爲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
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鄉于禮爲稱至順二年進
封顏爲復聖公曾爲宗聖公思爲述聖公孟爲亞聖
公仍命詞臣爲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據杭州路申備本路經
歷司呈准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胡瑜牒我朝崇
儒重道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周敦頤等封
爵然有司討論未盡尚遺先儒楊時等五人未列從祀
惟故宋龍圖閣直學士謚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
門道統之傳排王氏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
其原委脉絡皆出於時者也故宋處士延平先生李侗
傳河洛之學以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說即其講論之
旨也故宋中書舍人謚文定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

秋纂爲集傳用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于聖人
之門者也故宋處士贈太師榮國公謚文正九峯先生
蔡沈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所未
及深有功於聖經者也故宋翰林學士叅知政事謚文
忠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僞學
之禁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以斯文爲已任講習躬行
黨禁解而正學明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述發
儒先之秘其功甚大况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
沈尚書集傳表章而專用之真德秀大學衍義亦備經
筵講讀是皆有補於國家之治道者矣各人出處詳見
宋史本傳俱應追錫名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
風激勸後學如聞奏施行以補闕典吾道幸甚

至正二十一年七月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俱

准所言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
謚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
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沈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
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齎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
給付如無子孫者于其故所居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
堂內安置施行二十二年十二月追謚朱熹父爲獻靖
其制詞云考德而論時灼見風儀之俊觀子而知父迨
聞詩禮之傳久闕幽堂丕昭公論故宋左丞議郎守尚
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松仕不
躁進德合中行遡邠魯之淵源式開來學開圖書之蘊
奧妙契元機奏對雖忤于權姦嗣續篤生于賢哲化民
成俗著書滿家既繼志述事之光前何節惠易名之孔
後才高弗展嗟沉滯于下僚道大莫容竟昌明于永世

神靈不昧休命其承可謚獻靖其改封熹爲齊國公制
詞云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于先正風節之勵垂
諸世褒崇豈間于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宋華文
閣待制累贈寶謨閣直學士太師追封徽國公謚文朱
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于郡縣而善政孔多廻翔
于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挫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
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于中
原渙號申行于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啟營邱爰
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墻緬想英風
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餘並如故

金賁亨請從祀羅豫章李延平疏臣聞孔子續述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詒萬世是以享有王祀久
而彌尊當時從遊之士與夫後儒推明其道以傳示

來學者皆得從祀于其庭後世膠于著述之說而或不計其德之醇疵則固有幸而入者至於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如宋儒羅從彥李侗者而不得入焉此則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者也臣嘗溯其淵源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於從彥從彥學於龜山楊時時學於河南程顥兄弟顥常送時南歸謂人曰吾道南矣夫顥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時是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即濂洛諸儒所以繼孔孟之緒者也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由是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侗嘗稱其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觀侗之言則從彥所得于時者可知矣侗親受從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熹狀其行曰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曰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述鄧廸之言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觀熹之言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此其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者也從彥少著述而熹所編錄遺事皆其平日傳授切要之言熹所常尊信而服行者則亦侗之著述也熹又每引二家之言以訓釋經傳彰彰具存其心得獨見有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及者此其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者也從彥常令侗靜

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謂程氏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語互相發明而深得子思中庸之旨使學者有所主宰而不流於禪侗深領而亟稱之嘗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沉潛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與從彥之教實出一轍熹皆尊信發揚以示學者是其師弟子相傳之的至正至明至精至約異世同符愈久不變是故從彥之功在于侗侗之功在于熹無從彥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所傳者泯矣雖有豪傑之士亦何所從受而保其不謬也哉此其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者也今之學者無不知熹之功而不知從彥與侗之功是猶人知有父而不知其祖也嘗

觀漢儒若馬融劉向賈逵戴聖之徒考其素行皆背吾聖人之道止以著述微勞皆得從祀其所著述又豈能得聖人之旨如二儒者哉以二儒之賢而不得與融等並列此誠公論之不容已者也夫吾道之明晦有時賢哲之遭逢豈偶熹祀于宋祀時之議屢興屢寢至我孝宗皇帝用儒臣之言特勅從祀而羅李二儒猶所未及豈非有待于今日也哉恭惟陛下潛心聖學敦崇孔子之道作敬一箴及發明宋儒程頤四箴范浚心箴以頒賜學校天下儒流莫不感激興起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章之日伏望陛下准臣所奏勅下大臣討論故事錫與二儒封爵從祀孔子廟庭則吾道幸甚

蕙田案此疏卓然不磨不知上於何時要在

延平未從祀之前故附于此蓋二十二年從祀五先生未及豫章也

其祝幣之式 祝版三各一尺二寸廣八寸木用楸梓栢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敬遣某官等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曰維年月日某官等致祭於某國公幣三用絹各長一丈八尺

其牲齊器皿之數 牲用牛一羊五豕五以犧尊實泛齊象尊實醴齊皆三有上尊加罍有杓設堂上太尊實泛齊山罍實醴齊有上尊著尊實盞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有上尊設堂下盥洗位在阼階之東以象尊實醴齊有上尊加罍有勺設於兩廡近北盥洗位在階下近南籩十豆十簋二簋二登三銅三俎三有毛血豆正配位同籩豆皆二簋一簋一俎一從

祀皆同凡銅之器六百八十有一宣和爵坫一豆二百四十有八簋簋各一百一十有五登六犧尊象尊各六山尊二壺尊六著尊太尊各二罍二洗二龍杓二十有七坫二十有八爵一百一十有八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籩二百四十有八簋三俎百三十有三陶器三瓶二香爐一籩巾二百四十有八簋簋巾二百四十有八俎巾百三十有三黃巾蒙單十其樂用登歌其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仲丁

其釋奠之儀 省牲前期一日晡時三獻官監祭官各具公服詣省牲所阼階東西向立以北為上少頃引贊者引三獻官監祭官巡牲一匝北向立以西為上待禮牲者折身曰克贊者曰告克畢禮牲者又折身曰膾贊者曰告膾畢贊者復引三獻官監祭官詣神厨視滌漑

畢還齋所釋服 釋奠是日丑前五刻初獻官及兩廡分奠官二員各具公服於幕次諸執事者具儒服先於神門外西序東向立以北爲上明贊承傳贊先詣殿庭前再拜畢明贊升露階東南隅西向立承傳贊立於神門階東南隅西向立掌儀先引諸執事者各司其事引贊者引初獻官兩廡分奠官點視陳設引贊者進前曰請點視陳設至階曰升階至殿簷下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視畢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西從祀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酒尊所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爵洗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詣三獻官盥洗位至位曰

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方所獻點視時引贊二人各引東西廡分奠官曰請詣東西廡神位前東曰東西曰西向立點視畢曰詣先儒神位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退詣酒尊所至酒尊所東向西向立點視畢曰退詣分奠官爵洗位至位曰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兩廡分奠官點視畢引贊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北向立點視畢曰請就次初獻官釋公服司鐘者擊鐘初獻已下各服其服齊班於幕次掌儀點視班齊詣明贊報知引禮者引監祭官監禮官就位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承傳贊曰典樂官以樂工進就位明贊唱曰諸執事者就位承傳贊曰諸執事者就位明贊唱曰諸生就位承傳贊曰諸生就位引班者引諸生就位明贊唱曰陪位官就位承傳贊曰陪

位官就位引班者引陪位官就位明贊唱曰獻官就位承傳贊曰獻官就位引贊者進前曰請就位至位曰西向立明贊唱曰闕戶侯戶闕迎神之曲九奏樂止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贊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明贊唱曰諸執事者各司其事俟執事者立定明贊唱曰初獻官奠幣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出笏樂止及階曰升階升殿之樂作樂止入門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奠幣之樂作搯笏跪三上香奉幣者以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奠幣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奠幣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及

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立定明贊唱曰禮饌官進俎奉俎之樂作乃進俎樂止進俎畢明贊唱曰初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盥洗之樂作至位曰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搯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樂止曰請詣酒尊所及階升殿之樂作曰升階樂止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搯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犧尊之泛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搯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樂止祝人東向跪讀祝祝在獻官之左讀畢興先詣左配位南向立引贊曰就拜興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酌獻之

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就
位西向立酌獻之樂作樂止讀祝如上儀曰退復位至
階降殿之樂作樂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立定明贊
唱曰亞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洗位至位曰
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出笏請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
立搯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
請詣酒尊所曰西向立搯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
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
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拜北向立酌獻之樂作稍前
搯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
退鞠躬拜興平身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
向立酌獻如上儀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
酌獻如上儀樂止曰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

西向立明贊唱曰終獻官行禮引贊者進前曰請詣盥
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出笏請詣爵洗位
至位曰北向立搯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如
是者三出笏請詣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
向立搯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
事者如是者三出笏曰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至
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酌獻之樂作搯笏跪三上香執
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平身
曰詣兗國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酌獻如上儀
曰詣鄒國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酌獻如上儀樂止
曰退復位及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俟終獻將
升階明贊唱曰分獻官行禮引贊者分引東西從祀分
獻官進前曰詣盥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

出笏詣爵洗位至位曰北向立搢笏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詣酒尊所至階曰升階至酒尊所曰西向立搢笏執爵舉冪司尊者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詣東從祀神位前至位曰就位東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奠爵出笏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退復位至階曰降階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引西廡分奠官同上儀唯至神位前東向立作西向立俟終獻十哲兩廡分奠官同時復位明贊唱曰禮饌徹籩豆徹饌之樂作禮饌者跪移先聖前籩豆畧離席樂止明贊唱曰諸執事者退復位俟諸執事者至板位立定送神之樂作明贊唱曰初獻官以下皆再拜承傳贊曰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明贊唱曰祝人取祝幣人取幣詣瘞次俟徹祝幣者出殿門北向立

望瘞之樂作明贊唱曰三獻官詣望瘞位引贊者進前曰請詣望瘞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曰可瘞埋畢曰退復位至殿庭前候樂止明贊唱曰典樂官以樂工出就位明贊唱曰闔戶又唱曰初獻官以下退詣圓揖位引贊者引獻官退詣圓揖位至位初獻在西亞終獻及分獻以下在東陪位官東班在東西班在西俟立定明贊唱曰圓揖禮畢退復位引贊者各引獻官詣幕次更衣其飲福受胙除國學外諸處仍依常制

元張顏釋奠儀注序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考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

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
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
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
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
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二
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
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
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
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
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
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
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
登壘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

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
不敢褻陳之階起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
創未之備也予與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
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
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
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
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
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
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遵豆之事微之顯誠不可
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有
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
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蕙田案禮文儀注精意所存凡屬薦享不可

不慎况行于聖人之廟者乎張顏宗朱子之
集爲一書而序之如此可謂知禮矣惜其
書不得而見也

右元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九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賈秦蕙田編輯

李燾總纂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二十

祭先聖先師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元年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師孔
子於國學

禮志洪武定制每歲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於
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先期
皇帝齋戒獻官陪祀執事官皆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
祀一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至日獻官行禮
王圻續通考洪武二年夏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
子遂賜學糧增師生廩膳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

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子子綱常以正彛倫攸叙其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乃有是詔初定制以春秋上丁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大臣以太牢祭至聖先師孔子於太學遣祭酒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樂不能備則已京府及附府縣行釋菜禮

明史禮志洪武三年詔革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仍舊且令曲阜廟廷歲官給牲幣俾衍聖公供祀事

王圻續通考洪武三年五月上如江淮府先謁文廟幸學至南昌亦如之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禮部奏定儀物改初制籩豆之八爲十籩用竹其簋簠登銅及豆初用木者悉易以瓷牲易以熟樂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人引舞二人凡一百一十人禮部請選京民之秀者充樂舞生太祖曰樂舞乃學者事况釋奠所以崇師宜擇國子生及公卿子弟在學者豫教肄之

明會典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謁詣國學行釋菜禮

熊氏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功德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四年國子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

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面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東帛士結茅爲菽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燂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蕕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曩倫莫此為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有無也今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周公

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賢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

惠田案潛溪此議謂先聖不宜肖像荀揚王賈杜馬不宜從祀顏曾思之父不當列於兩廡及以古聖皇為先聖其臣為先師皆為嘉靖時張孚敬等竊取實先生之卓見也至謂先聖宜東向用薰蕕為簡秉炬為讀七十子當止於國學大晟樂為亂世之音則泥古而

失禮時為大之義矣

兗州府志洪武五年作文廟成上遂視學釋菜

春明夢餘錄是年罷孟子配享雷震謹身殿

王圻續通考洪武六年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

明史錢唐傳洪武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

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讀孟子至草芥寇讐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

明史樂志洪武六年定祀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咸和之曲奠帛寧和之曲初獻安和之曲亞終獻景和之曲徹饌咸和之曲送神咸和之曲

蕙田案六章皆襲宋大晟樂府之詞已見前明會典洪武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用仲丁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

子五月乙丑太學成釋奠于先師孔子

禮志洪武十五年新建太學成廟在學東中大成殿左右兩廡前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門外東為犧牲厨西為祭器庫又前為靈星門自經始以來駕數臨視至是落成遣官致祭帝既親詣釋奠又詔天下通祀孔子并頒釋奠儀注凡府州縣學遵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殺於國學三獻禮同十哲兩廡一獻其祭各以正官行之有布政司則以布政司官分獻則以本學儒職及老成儒士充之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行事初國學主祭遣祭酒後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到官必遣一祭

圖書編天下各布政司府州縣學釋奠儀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長官一員行三獻禮或提調官及儒學教授等官行一獻禮齋戒正祭前三日獻官并陪祭官執事

人等沐浴更衣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省牲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案于宰牲房外贊引引獻官常服詣省牲所贊省牲執事者牽牲從香案前過入宰牲房宰之遂以毛血少許盛於盤贊引唱省牲畢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祭畢埋之正祭每歲春秋二仲月上丁日將行禮起鼓初嚴遍燃庭燎香燭鼓再嚴樂舞生執事者各序立於丹墀兩旁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至廟門下立通贊唱樂舞生各就位樂舞生各以序立于廟庭奏樂之所司節者分引至丹墀陞東西兩旁各序立于舞佾之位司節在東則退至東三班舞生之首相向在西則退至西三班舞生之首相向通執事者各司其事各執事亦各以序進就位訖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于東西訖通贊唱獻

官就位贊引引獻官至拜位贊引退立於獻官東西兩傍相向立訖通贊唱瘞毛血執事者奉毛血由廟中門出四配東西哲由左右門出兩廡隨之瘞於坎遂啟俎蓋通贊唱迎神舞生橫執其籥麾生舉麾唱迎神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訖麾生偃麾樂止標啟通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奉帛者各奉帛執爵者各執爵贊引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唱搯笏獻官搯笏盥畢進巾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詣酒罇所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同捧帛者在獻官前行先師帛爵由中門入四配帛爵由左門進各於神案之側朝上立贊引隨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

位前麾生舉麾唱初獻樂奏寧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唱搯笏獻官搯笏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於獻官右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奠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讀祝者位設於堂中香案前贊引引獻官至祝位麾生偃麾樂暫止讀祝者跪取祝文退立於獻官之左贊引唱獻官并讀祝者皆跪通贊隨唱衆官皆跪陪祭者皆跪訖贊引唱讀祝讀祝者讀畢仍將祝文跪置於祝案上退堂西朝上立贊引與通贊同唱俯伏興平身麾生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在先未終之樂贊引唱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獻官至

神位前唱跪搢笏獻官搢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帛於獻官獻官接帛贊引唱奠帛獻官奠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官獻官接爵贊引唱獻爵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神位前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儀同復聖位通贊隨唱行分獻禮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洗所司盥者酌水贊引同唱搢笏各分獻官搢笏盥洗畢進巾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官出笏贊引同唱詣酒罇所引各分獻官詣罇所同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各執爵者以虛爵受酒與捧帛者俱在分獻官前行至堂及兩廡神案之側朝位立俟正廟贊引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各贊引隨唱詣東哲神位前各贊引

引分獻官東哲由左門進詣神位前同唱跪同唱搢笏獻官并分獻官搢笏東哲捧帛者轉跪於分獻右進帛獻官分獻官俱接帛贊引同唱奠帛獻官分獻官獻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捧爵者轉身進爵如進帛儀餘儀俱同前贊引唱詣亞聖孟子神位前各贊引隨唱詣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西哲東廡西廡各詣神位前同唱跪同唱搢笏獻官并各分獻官搢笏東廡捧帛者轉身跪于分獻官右亞聖十哲兩廡捧帛者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進帛獻官分獻官接帛贊引同唱奠帛獻官分獻官奠帛以帛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捧爵者轉身進爵如進帛儀獻官分獻官接爵贊引同唱獻爵獻官分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奠於各神位前贊引同唱出笏各分獻官出笏

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贊引同唱復位麾生偃麾櫟敵樂止各贊引引各獻官至原拜位立執事者亦隨至罇所立俟通贊唱行亞獻禮贊引詣獻官前唱詣酒罇所引獻官至酒罇所贊引唱司罇者舉罇酌酒各執爵以虛爵受酒前行至廟門如初獻儀贊引引獻官由左門入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麾生舉麾唱亞獻樂奏安和之曲擊祝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如初獻爵之儀行禮訖贊引引獻官如前出至原位麾生偃麾櫟敵樂止通贊唱行終獻禮贊引引獻官并執事者儀同亞獻麾生舉麾唱終獻樂奏景和之曲擊祝作樂行禮復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俱在廟兩旁立候徹饌麾生偃麾櫟敵樂止通贊唱飲福受胙進福酒者捧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一執事取正

壇羊肩胙置於盤贊引唱詣飲福位飲福乃讀祝位也又令二執事先立於廟內西旁贊引引獻官至飲福位捧福酒捧福胙轉身向西立于獻官旁前廟內二執事行于獻官西與捧爵者捧胙者相對立贊引唱跪搢笏獻官跪搢笏進福酒者跪於獻官右進爵于獻官贊引唱飲福酒獻官接酒飲訖西旁接福酒者跪於獻官左接爵捧福胙者跪於獻官右進胙于獻官贊引唱受胙獻官接胙訖兩旁接福胙者跪於獻官之左接胙由中門出贊引唱出笏獻官出笏贊引唱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訖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各官拜訖通贊唱徹饌麾生舉麾唱徹饌樂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執事各于神位前將籩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籩與翟同司節在東者進立於東一

班舞生之首舉節朝上分引舞生於角道東西序立相
向樂止麾生偃麾櫟敵舞止通贊唱送神麾生舉麾唱
送神奏咸和之曲擊祝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平身各官拜訖通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
帛執事各詣神位前待讀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
取帛轉身向外立通贊唱各詣瘞所捧帛祝者過訖贊
引唱詣望瘞位各贊引引獻官陪祭官至瘞所贊引唱
祝版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生偃麾櫟敵
樂止贊引通贊同唱禮畢

月朔釋菜儀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
分列于大成門內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
官以下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
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獻官盥手悅手訖引贊唱詣酒

罇所司罇者舉罇酌酒訖引贊唱詣至聖先師孔子神
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事並同引贊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宗聖曾子神位前述聖子思子神位
前亞聖孟子神位前儀並同十哲兩廡分獻官一同行
禮畢引贊同唱復位引贊導獻官分獻官至原拜位立
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王圻續通考是年十二月復幸學先是五月丁巳上謂
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
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爲孔
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入孔
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
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于左右
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于先師之禮宜加尊重仲

質乃與儒臣定議上服皮弁服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後又再拜退易服詣彛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賜坐侍臣以次坐於東西講畢宣諭學官諸生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恩已未遣官祭先師孔子以太牢禮畢祭酒吳顥等升堂諸生受業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顥等以次講畢上謂之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成趨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爲

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丙寅祭酒吳顥率博士龔敦上表謝各賜羅衣二襲官民生許恒等四百三十人各賜春夏布衣

闕里志洪武十五年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

蕙田案此國學去塑像尚未行之天下也故嘉靖間復行之

明史禮志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王圻續通考洪武十七年議大成樂

春明夢餘錄洪武二十年罷武廟獨尊孔子

蕙田案太公之功焉得與孔子並太祖此舉可破千年黷祀之典

明史禮志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釋奠儀一齊戒與祀帝王同一省牲牛一山羊五豕九鹿一兔五一陳設正壇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簋簋各二帛一白色禮神制帛共設酒尊三爵三篚一于壇東南西向祝文案於壇西四配位每位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簋簋各一爵三帛一篚一十哲位東五壇豕一分五帛一篚一爵三每位鉶一籩豆各四簋簋各一酒盞一西五壇陳設同東廡五十三位共十三壇共豕一帛一篚一爵一每壇籩豆各四簋簋各一酒盞四西廡五十二位共十三壇陳設同一正祭典儀唱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陪祀官

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通贊陪祭官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帛爵詣各神位前贊引導遣官贊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贊搢笏贊獻帛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衆官皆跪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於獻官左讀訖贊俛伏興平身贊詣充國復聖公神位前搢笏獻爵出笏詣廊國宗聖公神位前沂國述聖公神位前鄒國亞聖公神位前儀並同前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以爵獻於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樂止典儀唱飲福受胙贊詣飲福位跪搢笏執事以爵進贊飲福酒執事以胙進贊受胙出笏俛伏興平身復位贊兩拜

傳贊陪祀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座位典儀唱望瘞奏樂贊引官贊詣望瘞位樂止贊禮畢 一分獻官儀注分獻以翰林院修撰等官二員國子博士等官二員典儀唱分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各二拜候讀祝訖唱分獻官行禮贊引贊詣盥洗所贊搯笏贊出笏贊升壇贊詣神位前贊搯笏執事以帛進於分獻官執事以爵進於分獻官獻訖贊出笏贊復位亞獻終獻同典儀唱望瘞各詣座位樂止贊禮畢 一祝文維洪武某年歲次 月朔 日皇帝遣具官某致祭於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充國復聖公邠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明會典洪武二十九年駕幸太學行釋菜禮黜楊雄從祀進漢董仲舒

明史禮志洪武二十八年以行人司副楊砥言罷漢楊雄從祀益以董仲舒

蕙田案會典及禮志年月不符存以俟考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三十年十月乙未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禮志三十年以國學孔子廟隘命工部改作其制皆帝所規畫大成殿門各六楹靈星門三東西廡七十六楹神廚庫皆八楹宰牲所六楹

春明夢餘錄京師文廟在城北國學之左元太祖置先聖廟于燕京以舊樞密院爲之成宗大德十年京師廟成明太祖改爲北平府學廟如故

明史禮志永樂初建廟于太學之東

春明夢餘錄永樂元年八月遣官釋奠仍改稱國子監孔子廟尋建新廟於故址中爲廟南向東西兩廡丹墀西爲庖所正南爲廟門門東爲宰牲亭神厨西爲神庫持敬門門正南爲外門正殿初名大成殿

明史成祖本紀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釋奠於先師孔子

王圻續通考永樂四年幸學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于是進視學儀注即洪武中所定也

明會典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

蕙田案闕里志稱洪武五年去南京塑像此仍舊未毀故也

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命祭酒行禮稱皇帝謹遣

明史禮志宣德三年以萬縣訓導李譯請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名位頒示天下

明會典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

明史英宗前紀正統二年六月乙亥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禮志正統二年禁天下祀孔子于釋老宮

明史禮志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裴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列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殿庭無繇子皙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啟聖王創殿於大成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惟伯

魚子哲仍侯乞追封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啟聖王殿帝命禮部行之仍議加伯魚子哲封號

蕙田案此止行之家廟未及國學及府州縣也

明會典正統八年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明史禮志正統八年慈利教諭蔣明請祀元儒吳澄大學士楊士奇等言當從祀從之

蕙田案吳澄之祀罷於嘉靖九年

英宗前紀正統九年三月辛亥朔新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

景帝本紀景泰二年二月辛未釋奠於先師孔子

明會典景泰六年奏准以兩廡祭品儉薄增豕四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南京國子監一體

增設

成化二年封董仲舒爲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王圻續通考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明史禮志成化十二年從祭酒周洪謨言增樂舞爲八佾籩豆各十二

祭酒周洪謨於成化十二年七月奏請加孔子封號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既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既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籩十豆各增爲十二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且古者鳴球

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于兩階今舞羽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者改正上命禮官議之於是尚書鄒幹言洪武中新建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宋訥奉勅撰文有像不土繒祀以神主百年夷習乃革之語今北監所有塑像皆因元舊不忍撤毀耳以此觀之冕旒蓋因塑像之舊而遵豆侑舞之數則祖宗斟酌已有定式俱當仍舊惟侑舞居下則行太常寺考正之九月周洪謨又言孔子封號冕服遵豆侑舞等事禮部稱洪武年間太學止用神主塑像非聖朝之制臣以為孔子之道不外禮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唐開元中封孔子為文宣王被以衮冕樂用宮縣樂既用天子之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

唐之奉孔子者已用天子之禮樂矣今冕服既用天子禮而侑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孔子周人當用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合無將十遵十豆增為十二遵十二豆六侑之舞增為八侑之舞器數既加則侑舞與冕服相稱而樂不為缺矣准奏遵豆增為十二六侑增為八侑通行天下

春明夢餘錄成化十三年閏二月丁丑釋奠初用八侑遵豆各十二

明會典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菜值上丁令以次日釋菜

闕里志弘治元年孝宗皇帝登極駕幸太學釋奠孔子以吏部尚書王恕言詔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

獻爲分奠

學士程敏政於弘治元年考正祀典疏畧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

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嘉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以附會圖識以至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

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邱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爲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

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得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

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
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
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
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衆
盧植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
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
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
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
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
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
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
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
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枨孔子

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
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
廡重復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阻孔子
乃聖門之蟲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
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
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
如申枨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枨申黨位
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
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
無祀則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
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
而不舛於禮也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
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

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并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語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

恐未若通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案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或又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

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教於學者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鄉老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得並列祀于學官最得禮意是年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楊雄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在所當入命禮部會議於是尚書周經等僉言楊雄已黜於洪武時而薛瑄嘗與元儒劉因並欲從祀以大學士楊廷和謂其無所著述而止自餘皆有羽翼聖經之功宜仍舊從祀

蕙田案此疏當時雖未允行嘉靖九年所定實本於此

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奏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以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但此外猶有不能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為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

以無惑乞勅陞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
莽大夫之列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

亦不爲無補矣

二

明史孝宗本紀弘治八年七月丁亥封宋儒楊時爲將
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禮志八年楊時從祀位司馬光之次

大學士徐溥等言諸儒從祀孔門非有功斯道不可
然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考程氏
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
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溫然無疾言遽色
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曰送之曰吾
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
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

龜山一傳爲豫章羅氏再傳爲延平李氏以授朱子
號爲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
張氏上溯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
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
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
柄國躋王安石於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取
士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
令則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蠹學者之心術使
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淫詞之當放
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
少其著述之功則朱子謂龜山之出惟文定公之言
最公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胡文定亦曰
蔡氏焉能免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

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於何鏞之書朱子於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於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案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于從祀以世變不及徧行天下此殆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於龜山若文定私淑於龜山若朱張咸在脩食近私淑於朱子若蔡真遠私淑於朱子若許吳亦在脩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來抑邪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爲闕典考大儒之定論

參前代之故實伸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論奉旨允行

蕙田案此議最爲允協

弘治九年增樂舞爲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

王圻續通考弘治十四年國子監管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謝鐸言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配享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吳澄親爲有宋之遺臣覲顏食元之官祿名節掃地正宜律以春秋大義罷黜從祀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每當奉祀對越之際輒起嘖嘖不安

之心心所不安又不得不發之言耳

蕙田案兩議俱至嘉靖時行

武宗本紀正德元年三月甲申釋奠於先師孔子

闕里志嘉靖元年世宗登極駕幸太學

世宗本紀嘉靖九年六月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
冬十一月辛丑更正孔廟祀典定孔子謚號曰至聖先
師孔子

禮志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
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
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
請於大成殿後別立室祀叔梁紇而顏路曾皙孔鯉配
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
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璁

緣帝意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不宜稱王祀宇宜稱廟
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
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削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
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宜各祀於
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命禮部
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陳易號毀像之不可帝怒
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大畧謂孔子以魯僭王
爲非寧肯自僭天子之禮復爲正孔子祀典申記俱付
史館璁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帝以爲議論詳
正并令禮部集議於是御史黎貫等言聖祖初正祀典
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
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
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爲過自唐尊孔子爲

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真宗嘗欲封孔子為帝或謂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而羅從彥之論則謂加帝號亦可至周敦頤則以為萬世無窮王祀孔子邵雍則以為仲尼以萬世為王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求至當時貫疏中言莫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為僭帝因大怒疑貫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為奸惡下法司會訊褫其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帝皆斥為謬論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

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聖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為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中叔梁紇題啟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失申黨即申振釐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眾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行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成弘間少詹程敏政嘗謂馬融等八人當斥給事中張九

功推言之并請罷荀况公伯寮蘧瑗等而進后蒼王通
胡瑗為禮官周洪謨所却而止至是以璵力主眾不敢
違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其進歐陽修
則以濮議故也明年國子監建啟聖公祠成從尚書李
時言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遵豆牲帛視四配東西配
位視十哲從祀先儒程昞朱松蔡元定視兩廡輔臣代
祭文廟則祭酒祭啟聖祠南京祭酒於文廟司業於啟
聖祠遂定制殿中先師南向四配東西向稍後十哲閔
子損冉子雍端木子賜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
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皆東西向兩廡從祀先賢澹
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
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振陳亢巫馬施梁鱣公哲
哀商瞿冉孺顏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

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
夏首公肩定后處鄒單奚容蒧罕父黑顏祖榮旂秦祖
左人郢句井疆鄭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廉潔燕伋叔
仲噲顏之僕邾異樂欬公西輿如狄黑孔忠公西藏步
叔乘施之常秦非顏噲先儒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
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王通韓愈
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修邵雍張載司馬光程頤楊時
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許衡凡
九十一人

王圻續通考嘉靖九年釐正祀典撤去塑像至聖先師
孔子神位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闊四寸厚七分座高
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朱地金書四配神位木主各
高一尺五寸闊三寸二分厚五分座高四寸長六寸厚

二寸八分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止稱先賢某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四寸闊二寸六分厚五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左邱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神位木主各高一尺三寸四分闊二寸三分厚四分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俱赤地黑書

明會典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十籩十豆樂舞各止六佾凡六品以下官不陪祭者先一日赴廟瞻拜其內臣降香亦罷

明世宗正孔子祀典說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

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元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創制未暇歟至我皇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祀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

今肯安享之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隳耳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正祀典申說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少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大抵成法固不可改

其于一切事務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號自唐元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甫之請元宗之加意必有為林甫之為臣何等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元宗歟元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元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由是武宗假托之而加謚宋徽

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薦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于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

日知錄顧氏炎武曰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惟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註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葉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必遵貞觀之制乎

又云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楊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道也

明會典啟聖祠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啟聖公孔氏之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秋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

劉蒞四賢從祀奏浙江布政使司金華府知府等官劉蒞等奏昔孟軻氏歿吾道絕學周程張朱始續其傳朱熹之門黃幹乃其巨擘也熹臨終悉以深衣幅巾及平生遺書付之曰吾道之托盡在子矣若然則繼朱熹者非黃幹乎幹為臨川令婺州金華人何伯慧適為縣丞因命其子何基師事焉告以聖賢之學

五真
三不
悚惕受命于是因黃幹之言明朱熹之旨精義新意
愈出不窮然則繼黃幹者非何基乎一傳而得同郡
王栢盡探何基之祕而師道爲之再盛然則繼何基
者非王栢乎再傳而得同郡金履祥造詣益邃盎然
春融怡然冰釋訓迪後學誨切無倦觀其所充拓所
論著蓋親得何王之傳而並擴之然則繼王栢者金
履祥也又傳而得同郡許謙致遠鉅深以聖人爲準
的旁搜博採以義理爲折衷蓋盡得何王金之蘊而
益充之然則繼履祥者許謙也是四子者皆親接黃
幹之傳以上續朱熹之統寥寥三百年餘未從孔門
之祀成化間按察司僉事辛訪亦嘗具奏未蒙准行
議者曰羽翼斯道莫如著述何基所著大學中庸發
揮大傳易啟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王栢所著讀

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書疑詩解說讀
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几圖魯經
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
墨林考帝王歷數等書金履祥所著有論孟考證補
集註之所未備通鑑前編多先儒之所未發其他如
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等書皆發
明聖道裨益程朱不少臣又嘗聞之朱子翼道之功
李侗實啟之從彥實傳之今楊時既列從祀而從彥
李侗不與則是曾元亨祀而祖彌不與也臣望陛下
隆重儒先紹續道統乞勅多官會議將羅從彥李侗
黃幹何基等七人加其封爵俾之從祀使其不至淪
沒則聖道有光治道增重

蕙田案此疏上而不行故無年月可稽考蒞

傳知金華時適當劉瑾敗後則亦嘉靖初年也而九年釐正祀典竟未之及觀其所議於朱子之後學脉源流最有關係附見於此以俟論定

明史禮志聖師之祭始於世宗奉皇師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每歲春秋開講前一日皇帝服虔弁拜跪行釋奠禮用羹酒果脯帛祭於文華殿東室初東室有釋像帝以其不經撤之乃祀先聖先師自爲祭文行奉安神位禮輔臣禮卿及講官俟行禮訖入拜先是洪武初司業宋濂建議欲如建安熊氏之說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次列焉秩祀天子之學則道統益尊

太祖不從至是世宗倣其意行之十六年移祀於永明殿後行禮如初其後常遣官代祭隆慶初仍於文華殿東室行禮

明會典嘉靖九年初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 一前期一日太常博士捧祝版於文華殿上填御名訖捧出 一正祭日早太常寺進籩豆祝帛陳設畢候上至行禮 一陳設每位鉶一籩豆各二禮神制帛一色 一正祭是日上具皮弁服由文華殿出內贊對引官導上至拜位奏就位上就御拜位內贊導上至伏羲氏前奏搢圭奏上香訖詣各神位前俱奏上香訖奏出圭奏復位上復位奏再拜訖讀祝官啟祝跪內贊奏跪上跪贊讀祝訖奏俯伏興平身讀祝官安祝退奏再拜訖贊焚祝帛上退拜位之東立捧

祝帛官出門奏禮畢內贊對引導上出還宮 一祝文
維年月朔日皇帝御名謹告於先聖先師暨周公孔子
曰予惟後學之資必賴先聖遺集以爲進修茲於明日
春秋開講學伏惟默運神機覺我後學俾誠正之功不替
庶治平之至可臻而聖道永有霑民之惠矣特用奠告
惟聖師鑒焉

春明夢餘錄嘉靖十年以釐正祀典服皮弁謁廟用特
奠帛行釋奠禮迎神送神各再拜樂三奏文舞六佾配
享從祀及啟聖祠分奠用酒脯亦遣官致祭於南監及
闕里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明史世宗本紀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釋奠於先師孔
子

世宗實錄嘉靖十九年禮部覆薛瑄從祀議從祀之

典崇德報功自漢以來大儒從祀代不乏人正統間
以宋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元吳澄從祀弘治間以宋
楊時從祀嘉靖九年又以宋陸九淵從祀而累朝諸
臣俱嘗請以本朝禮部侍郎薛瑄從祀案瑄山西河
津縣人年甫幼學一見濂洛之書歎曰此學道之正
脉也即焚棄詞賦以程門居敬窮理爲學之法以孟
子復性爲學之功由壯至老造詣純篤蓋見于大學
士李賢尚書彭韶國子監丞閻禹錫等所撰行狀碑
文者如此瑄所著有讀書錄十卷今觀其書格言要
論發明理道每有新得非體認密切踐履真實者不
能至於立朝行已風槩卓絕有功名教可謂豪傑之
崛興聖門之宗裔矣若朝廷特加褒顯進之從祀誠
足以慰衆論之公彰聖朝之美也然或者之論以爲

前代所定從祀必求傳釋六經之人先年亦嘗下儒臣議薛瑄從祀然卒鮮有成議者以罕所著述疑之也臣等切惟求士於漢唐之世聖學榛塞固當專錄其釋經之功自有宋諸儒繼出理學大明之後世之儒者雖論述罕傳似當特取其履行之實惟是脩坐孔庭受職嘉享事重禮殷其選不得不慎臣等謹案漢法有大事中朝逮文學掌故皆以其議上號為近古今祀典重事必下廷議集衆思斯於事體為得奉旨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堂官人各上議諸臣議上謂當祀者二十三人謂姑緩者二人謂不必祀者郭希賢一人禮部覆議薛瑄從祀始見請於臺章繼詳延於廷議集衆之詞無或疵議而庶子童承叙謂程朱高弟如羅從彥李侗尹淳黃

幹尚未得祀近時儒者如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亦應從祀舍彼取此似為未徧贊善浦應麒亦曰侯之後世二臣之言無非以論必久而後定故聚訟之議不嫌異同此慎重祀典之意也臣等惟薛瑄之造詣其視宋儒雖若有間然實為本朝理學之倡必若從祀無以踰瑄若與弼諸人亦皆為一時士論之所推許但時同地近臣等難以軒輊決擇於其間矣夫衆言折諸聖人議禮本諸天子伏乞特賜睿斷以垂式萬世又看得尚書霍韜奏內欲將宋臣司馬光陸九淵議黜從祀夫司馬光平生所學惟是濮王之議失父子之倫委為昧禮若其公忠鯁亮勲業偉俊為宋一代名臣無問賢不肖皆知尊信似未可以一青病之陸九淵資稟高明見道超悟據其學術論議當在

薛瑄之右今議進瑄則九淵似難遽罷臣等又看得司直呂懷奏內欲將道統正傳皆欲進廟堂系四配之下夫十哲四科之賢親受聖教者也濂洛諸儒似難越居其上合照舊祀嘉靖十九年三月初五日奉旨聖賢道學不明士習趨流俗朕深有感焉薛瑄能自振起誠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司馬光陸九淵從祀與四配等位次具歷代秩祀又經太祖欽定照舊不許妄議

蕙田案霍韜議黜溫公爲大禮也其心術無往而非私矣

穆宗本紀隆慶元年三月癸未朔釋奠於先師孔子禮志隆慶五年以薛瑄從祀

王圻續通考先是戶科給事中魏時亮於隆慶元年

十月請錄真儒以彰道化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均得聖學真傳宜從祀孔廟先是給事中趙軌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御史耿定向亦請以故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從祀下禮部議覆五年十三道御史馬三樂等交章請以薛瑄從祀於是命瑄從祀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祭酒馬自強以從祀告於先師孔子行釋菜禮通行天下學校神宗本紀萬歷四年八月壬戌釋奠於先師孔子禮志萬歷中以羅從彥李侗從祀十二年又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

沈鯉議從祀疏臣等哀集衆論較量其間預廷議者共四十一人除註有原疏外內註胡居仁從祀者二十五人註王守仁陳獻章者俱十五蔡清五人羅倫

二呂一人居仁則仍有專舉且無疵議及臣等考其生平與其論著亦大都淵源孔孟純粹篤實一時名士皆極口稱上比於薛瑄而次其論著與瑄之讀書錄並傳焉斯其為孔子之徒已彰明較著有歸一之論矣至如守仁之學在致良知獻章之學在于主靜皆所謂豪傑之士但預議諸臣與之者僅十三四不與者已十六七甲可乙否殊未有歸一之論以稱上意指臣等請暫緩之以少俟公論之定而徐議於後似亦未晚至如蔡清羅倫章懋黃仲昭陳真晟呂柟羅欽順鄒守益中間或未有專祀者亦望推廣德意專祀於鄉通候論定之日另議從祀

萬歷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啟聖祠又定每歲仲春秋上丁日御殿傳制遣大臣祭先師及配位

其十哲以翰林官兩廡以國子監官各二員分獻每月朔及每科進士行釋菜禮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禮牲用少牢樂如太學京府及附府縣學止行釋菜禮明會典配哲從祀牌位 四配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 十哲先賢閔子先賢冉子先賢端木子先賢仲子先賢卜子先賢冉子先賢宰子先賢冉子先賢言子先賢顓孫子 東廡先賢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枏顏噲先儒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

晉書

五禮通考卷三

三

植榮陽伯服虔今改祀於鄉萊蕪侯
魯點泗水侯孔鯉改入啟聖祠從祀

西廡先賢宓不齊公冶長公

皙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
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鄒單罕父黑榮旂
左人郢鄭國原亢廉潔叔仲會公西輿如邾異陳亢琴
張步叔乘先儒左邱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
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
德秀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舊有壽張侯公伯寮新息侯秦
冉考城伯戴聖岐陽伯賈逵扶
風伯馬融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今點內黃侯蘧伯玉長山侯林放高密侯鄭
玄新野伯范甯臨川郡公吳澄今改祀於鄉曲阜侯顏無繇改入啟聖祠從祀
川侯申黨即申
張今革存根

蕙田案配享從祀代有損益必各隨時世編
輯乃便稽考此會典所載神位蓋嘉靖釐正
以後隆慶復增薛文清萬歷復增陽明白沙
康齋會典綜其全局載于洪武二十六年釋

奠儀之下而王圻續通考承用之於是有先
得列名後復議祀者有前本無名後復議點
者四配之父先列之啟聖祠而後復有以明
倫為言者甚則薛王陳胡俱見諸洪武祀典
不已舛乎

王圻續通考萬歷四十一年提學僉事熊尚文請祀宋
儒羅從彥李侗禮部覆以程朱擬孔孟謂孔有曾思而
後孟子接其傳程得羅李而後朱子衍其緒羅李之功
與曾思等宜將二賢列宋儒楊時之下入廟從祀詔從
之

明史熹宗本紀天啟五年三月甲寅釋奠於先師孔子
莊烈帝紀崇禎二年春正月丙子釋奠於先師孔子
春明夢餘錄崇禎六年辛巳八月復行釋奠禮

十四年八月諭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全其中作述傳註引證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張子邵子爲多可見理學大明于宋而周程諸子大有功於聖門然與周秦漢唐諸儒並稱先儒竊爲不安部議周程六子宜稱先賢並請漢儒董仲舒隋儒王通俱稱先賢且宋從祀至十八人今止四人爲大少宜以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鄧元錫顧憲成等令候旨行

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四年八月辛酉重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

表忠記十四年國學新修帝再臨視時真人張應京從請坐大學士蔣德璟議斥不許

禮志崇禎十五年以左邱明親授經於聖人改稱先賢

并改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然僅國學更置之闕里廟廷及天下學宮未遑頒行也

右明

蕙田案孔廟配享之典顏子定於三國魏正如二年曾子定於唐睿宗太極元年子思定於宋度宗咸淳三年孟子定於宋神宗元豐七年其從祀七十子定於後漢明帝永平五年左公穀及漢魏以後釋經諸人定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周程張先賢定於宋理宗端平二年其間進退升降遞有遷改求其義旨大約有二一曰傳道一曰傳經然有經與道合者有經與道分者夫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至於我孔子孔子刪定纂修集羣聖之大成
聖人之門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
之七篇皆經與道合者也自七十子沒而微
言絕大義乖先王之道幾於墜地賴有伏生
高堂毛鄭孔賈諸儒抱殘守缺以傳于後其
功不可泯沒而其間如董江都文中子韓昌
黎則又能稍窺大道之要皆得並列祀典此
則經與道分矣夫道與經無可分之理然當
時會遷流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逮乎前朝
或以真儒碩學不見著作爲疑或以註疏專
家不修實行被黜其意似欲強而合之然不
如明嘉靖時禮臣之議謂求士於漢唐之世
聖學榛蕪固當專錄其釋經之功自有宋諸

儒出理學大明雖議論罕傳自當特取其履
行之實爲篤論也今據其說而詳考宋元明
諸儒其不愧傳道之列者宋則周元公嘯與
數千載之後上接鄒魯而二程張邵朱子相
繼而興其淵源所在程子之門則由楊龜山
時羅仲素從彦李延平侗而遞傳於朱子朱子
之門由黃勉齋幹何文定基王文憲栢金文
安履祥許文懿謙而遞傳於方正學孝孺皆一線
之宗派若夫薛文清瑄振起於河汾王文成
守仁倡道于姚江顧端文憲成高忠憲攀龍集成於
東林皆真修實悟以道統爲已任而詣極最
高其他宋之胡安定瑗陸文安淵張南軒栻
呂成公祖謙真西山德秀蔡元定仲默沈元之許

魯齋

衡

明之曹靖修

端

吳康齋

與

胡敬齋

仁居

陳白沙

憲章

羅文恭

洪先

劉念臺

周宗

皆一代真儒

潛心正學今觀祀典所載精求博議蓋亦極其矜慎然或以代近而公議未孚或以後起而推崇未及蓋有之矣若夫名臣如司馬歐陽固當酌祀於帝王之廟而不必以類宮之俎豆為定論也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

淮陰吳王

